

文科減招之我見

徐錦江

在復旦校慶大會上，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用吐字清晰、節奏鏗鏘的詩歌發言，其中一句「我一生以復旦文科生為榮」博得了全場熱烈掌聲。可以看作是近期被「無用」打壓的文科生心中「塊壘」的一次釋放。

「盛世修文，競世重工」。對於「文理工」的重要性要有一個階段性和長期性的不同認識。在當下中美科技競爭激烈，高科技和高端製造業發展迫在眉睫，甚至影響到國家前途命運的時刻，技術的作用變得「突前」，體現出階段性的重要性。上海要實現國家戰略，建設科創中心，當地高校承擔重任義不容辭。減招文科生更為現實和直接的原因，是文科為主的高校與理工科大學在經費上的巨大差距，資源分配上的傾斜，可能影響到學校某些領域的發展，在此背景下，學校有發展工科的強烈意願，提出減招文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思考問題不能單向度，如果站在社會長期發展的高度，站在立校之基和特色的立场上，這又是值得商榷的一個動作。減招文科生引起社會關注，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事件，如果與世界格局相連，更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要對「文科」的定義有所了解，我們不能簡單用中學高考的文理科分類來定義文科。作為知識集合者的DeepSeek是這樣回答的：文科通常指以人類文化、思想、社會行為和精神活動為研究核心的學科領域，涵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人文科學包括哲學、文學、歷史學、語言學、藝術學、宗教學。社會科學包括教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由此可見，文科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而不是簡單的「文史哲」。

「自由而無用的靈魂」被形而下地理解成「文科無用」，正是文科精神缺乏的表現。日

常生活離不開工科，也離不開文科。不說別的，首先我們每天說話所使用的語言和交流的文字，就屬於文科的知識生產。世界的邊界就是語言的邊界，世界的深度就是語言的深度。所有概念都是人文科學的創造，包括「科學」一詞。離開了文科，我們都是「聾啞人」。人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文字，一個企業單位的日常運行，離不開電子文書；一座城市的規劃營造，也離不開建築設計和人文研究；當醫學無法挽救你的生命時，人文關懷乃至宗教就會發揮神奇的作用。所以，技術之外是人文世界，技術大還是人文大，只要去一趟醫院就會明白。醫學的進步確實巨大，但醫療技術沒有解決的問題仍然眾多，否則醫院裏就不會還是人山人海了。漸凍症、阿茲海默症、各種罕見病和腫瘤，生老病死，包括地震海嘯，人類的未知仍然大過已知。

當然，這只是日常生活，我們還需要從更高層面上來理解「文科無用」之大用。軟實力的核心是硬實力，硬實力的背後則是軟實力。國家戰略的制定、制度設計的好壞、作戰體系的指揮、城市形象的傳播、社會治理的優劣，仍然離不開文科尤其是社會科學作為「軟實力」的支撐。錢學森先生認為城市是一個系統，社會不僅需要科學技術，也需要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道德、倫理，乃至於宗教。過度強調技術因素，並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生態，如同一個人，不能因為四肢的作用而忽視大腦的作用，也不能因為大腦的作用而忽視心臟的作用。其實，技術與藝術的結合，是人類發明創造的引擎。技術發展背後離不開人類的想像力，而想像力的表現正是藝術。我們所熟知的大藝術家達芬奇同時也是個自然科學家 and 工程師。錢學森晚年開始研究城市學，並提出「山水城市」理念。楊振寧書房裏一直擺



◀畢業季來臨，浙江工業大學莫幹山校區應屆畢業生在校園內留影。 新華社

着《紅樓夢》，都在在證明了科學技術工作者對人文科學和藝術的高度重視。

技術進步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但技術至上、技術崇拜就值得懷疑。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歷史分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解決「燃眉之急」的減招文科生在將來可能會被視為「權宜之計」。可惜，人類的歷史並非總是直線向上的，當技術「誤入歧途」的時候，就需要「科學哲學」和「人文精神」挺身而出糾偏較正。DS認為：文科的核心在於強調批判性思維、文化理解與社會分析能力。中國社會經濟和技術高速發展，若人文教育跟不上，會導致出現一些社會問題。從長遠戰略來說，中國社會發展缺少的正是人文精神，國民素質、文明體系都有待進一步提高。

其實，現在中國的工科水平並不比西方弱，理科水平也正在接近。但是中國的社會科學與西方的社會科學相比差距之大，甚至超過工科和理科的差距。社會科學的理論話語權基本上都掌握在西方，今天學界熟練的「軟實

趨勢。順應跨學科發展方向，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加大自主增設二級學科力度，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文理工應該相互促進。文科生可以學理科，理科生也可以學文科。現代語言學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如果沒有對古文字的研究，我們對遠古社會的認識就如同漫漫長夜，我們就無法明瞭人類文明的發展。「密碼本」的破譯，離不開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團隊的貢獻，但現代語言學確實可以借助計算機大模型大數據，獲得長足發展。據說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系學生現在是三分之一學計算機，三分之一學統計學，三分之一才學傳統社會學，也證明了文理融通的發展趨勢。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文理融通作為一個大學的發展方向，無疑是正確的。

把每一所學校都變成一類學校，如同城市建設中的「同質化」弊端，本來就是缺乏創新力的表現。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所學校才能形成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和特色優勢。

純手工打造的掛壁公路



繽紛華夏
王璟

挖，說，子子孫孫無窮盡挖下去，而山不加增，怎麼會挖不掉。

千年後寓言真有了現實版，那就是南太行山裏的掛壁公路。

廣義上講，在高峻懸崖峭壁上的車路都算掛壁公路。但在內地，提到掛壁公路約定俗成的，專指南太行那些在半山腰貼壁而鑿、帶視窗的半隧道公路。目前這種公路仍在使用的總共有七條。

中原地區的太行山，地形很特別，尤其河南省和山西省交界的南太行，屬斷塊山地貌，大片高出地面的山崖，落差均在千米左右，崖頂可住人，崖底可通行，崖與崖、崖上與崖下橫互着直上直下宛如刀削的峭壁，對面能說話，相逢老半天。

戰爭年代，這種地形易守難攻，可以誘敵深入再開起門打狗，也可以在山巒間打一槍換個地方搞游擊，是兵家必爭之絕佳根據地，比如著名的劉鄩大軍太行山抗戰根據地。

來到和平建設年代，這些陡峭山體就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大瓶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國還沒有造盤山公路開隧道的條件，車路不通，成千上萬太行山深處村民，出山得靠雙腳翻上一天一夜，想運輸山內外大宗物資更無從談起。

攤上這種天崩開局的命，咋辦，只能自己想辦法，效仿愚公，開山鑿路。最早開鑿掛壁公路的是錫崖溝村，整整用了三十年，歷經三代人，從狼道到羊窖，從羊窖到掛壁公路，一步步最終鑿出綿延近八公里、錯落三層的「之」字天路。現在這條路是唯一編入《中國公路譜》的鄉村級掛壁公路。名氣最大的要屬郭亮掛壁公路。

郭亮村坐落在海拔一千七百米懸崖上，三面環山，一面直臨深淵，是古代因起義和逃亡躲避於此的人聚攏形成的自然村。一直以來村民出村主要靠吊籃，先把安裝在懸崖邊的吊籃放下溝去，採購回來的物品用吊籃吊上山，自己再爬山回家。而這條爬回來的僅有小徑，是順絕壁石縫鑿出的一溜石窩，來回一次需兩個多小時，被稱天梯，台階不規整，沒有安全防護措施，最窄處只容一人側身通過。

為了改善這種通行狀況，郭亮村村民在沒有任何機械設備條件下，用六萬個工時，費兩千個鐵錘、十二噸鋼釘，清理兩點四萬方石渣，歷時五年，硬是用雙手掘出五米高、四米寬、一千三百米長、僅可一車通過的掛壁公路。必須摘錄這些令人驚嘆的資料，它們必將會和愚公移山一樣，載入人類歷史史冊。

隨着車路開通，當時為排礮作業在外側絕壁上鑿的一個個天窗，如今成為太行山掛壁公路特有標誌，命名「郭亮洞」。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郭亮洞」感受奇、險、峻，名氣由此遠揚，獲稱「世界第九大奇跡」，列「世界最險要十條路」之第二位、「全球最奇特十八條公路」之第三位。

在郭亮洞這種純手工開鑿的公路串聯下，太行山深處一個個小村也步入人們視野，崖上溝底的片片梯田、湍湍溪流、座座古橋，恍若世外桃源，顛覆了太行山固有形象。

如果想試試車技挑戰心理，那就去開段南太行掛壁公路。

紅岩絕壁未加任何整飾，路面凹凸，洞頂嶙峋，一排側窗齜牙咧嘴，配合交錯的危岩，仍是掛壁公路最初模樣。

狹長通道只容行單車且車不能過寬，一個連一個將近九十度拐角+上坡，稍控制不好就會剛蹭滑坡，正排着隊緩行的車龍，一旦前車滑坡後車根本退無可退，只能眼睜睜看着不斷下溜的輪胎，暗暗祈禱，快點戛然止住吧。洞裏淒厲的急剎聲、輪胎摩擦聲、尾氣味、焦糊味，側邊直立的陡崖、猙獰的峭壁，刺激值拉滿。

幸虧有窗，緩解了逼仄和驚恐，每隔十米鑿的側窗，有的可以下去臨窗感受懸崖外座座山峰，凝視深淵或讓深淵凝視你；有的幾十上百扇窗排開去，如一系列火車的節節車廂，鑲在裏面的汽車正在車廂裏咣咣咣當着。

最驚艷當屬車燈轉過個個拐角，那是掛壁公路最美弧線，在此，公路摺疊。



▲南太行昆山掛壁公路。 作者攝



藝象尼德蘭
王加

的「繪框」炫技；而在十七世紀的尼德蘭繪畫中，我們偶爾還會看到一些材質稀缺且設計精美的畫框。就好比收藏於海牙莫里茨皇家美術館的「荷蘭黃金時代」畫家、插圖師和詩人阿德里安·凡·德·文（Adriaen van de Venne）《自畫像》所配的珍稀玳瑁原框。

身為維米爾老鄉的凡·德·文出生於代爾夫特，最終在海牙壽終正寢，因此這幅珍貴的藝術家早期自畫像被莫里茨皇家美術館於二〇二一年購得也算是最好的歸宿了。這幅僅有十八點二乘十三點三厘米的自畫像並不能反映出其早年受勃魯蓋爾父子影響所繪製的風俗畫和人物風景畫特徵。畫中的他尚不足而立之年，且剛剛在澤蘭市的米德爾堡（Middelburg）迎娶了一位出身貴族家庭的女子為妻。說來也巧，當時很多大師如倫勃朗和維米爾都是迎娶了富家女後走上事業巔峰，側面說明這些家境優越的女子均帶有旺夫體質，也能讓畫家們在沒有財務壓力的狀態下心無旁騖地創作。在此背景下，畫中衣着打扮精緻且華麗，意氣風發的畫家樣貌似乎在告知世人：他已是一位當地頗具社會地位的人物。

然而，最初吸引我駐足觀看的緣由並非自畫像本身。這幅精緻的肖像被一個奪目的畫框裝裱着，棕色和金黃色交織的紋樣如同動物界中的警戒色般醒目。如此吸睛的畫框甚至蓋過了肖像本身的內容，而能夠使用如此



▲阿德里安·凡·德·文畫作《自畫像》配有玳瑁畫框。 作者供圖

珍稀且價格不菲的玳瑁海龜（The Hawksbill Sea Turtle，學名 Eretmochelys Imbricata）龜殼來製作畫框，除了客觀反映出畫家優越的經濟條件，還可視為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繁榮海上貿易的縮影。

玳瑁龜殼（Tortoiseshell）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人們將龜殼清理乾淨後加以塑形，打造成弦樂器齊特拉琴（Kithara）的琴身。相比之下，這種具有斑駁多彩紋理和深邃半透明度的珍稀材料在上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中主要用於奢華的裝飾藝術，如傢具鑲嵌、珠寶、梳子和首飾盒等。待到一六〇〇年前後，南尼德蘭地區傢具製造商們開始將這種稀缺材料用於裝點精美的傢具，並將同樣的工藝「移植」到畫框上。縱觀西方藝術史的各個時期，不僅繪畫風格在發展演變，畫框的材質、設計及審美也同樣貫穿始終。將玳瑁龜殼

女兒的鮮花

經過舊金山、首爾等地來北京。

我和妻子較長時期在駐外機構工作，因此女兒出生不久就交給了爺爺奶奶。女孩當男孩養，忙了家務外，孩子有個災病，還要披星戴月往醫院跑，不辭勞苦。

還有一個笑話，一天，我們去奶奶家看女兒。女兒三四歲，看着我們，有點認生。我們問她，誰是媽媽，她往裏屋跑，原來是照片的爸媽。媽媽抱着親了又親，可憐女兒連爸媽都不

認識。

父母在外，女兒學會獨立生活。整天，她脖子上掛着綠圈，那是她開門的鑰匙。上學放學，留的作業，她完全自理。吃中飯問題，有一位大媽，給他們做。常吃麵條，多虧這位大媽的好心。

媽媽看着女兒，開懷大笑。鮮花獻給母親，是為了感謝他們的養育之恩。同時也永遠不會忘記爺爺奶奶的恩賜。